



他们



6月1日，唐欢和三个女儿在学校游泳池。



唐欢在游泳课堂上。



新桥镇中心小学。



新桥镇中心小学附近的池塘，像这样的池塘该地还有很多。



学生们在上唐欢教授的游泳课。



唐欢在游泳课堂上。

中青报 中青网见习记者 郭玉洁

水，包围着湖南衡山县新桥镇中心小小的学生。

水域密密麻麻分布在他们回家的路上。每天下午4点多，700多个孩子陆续走出学校校门，经过一条巷道，就走到了湘江支流洧河的跨江桥上。5月的丰水期，河床会盛满水，淹没枯水期河中高地生长的灌木。走过大桥，034县道将他们引向一个二三百平方米的黄绿色池塘，隔几分钟，又把他们引向另一个相似的池塘。池塘点缀在马路边，百余米一个。他们会看着这些风景一路走向那些以水命名的村落：蓑衣塘、神塘冲、泉水冲。地势逐渐高起来，小溪往低处流。

对这些孩子来说，水是可以看不见的。每年5-10月，当地预防溺水教育声势浩大。在这期间，完小校长赵勇超要求班主任每天放学后必须把所有学生留下，进行5分钟的预防溺水安全教育。五年级学生廖黎梦看见，预防溺水的宣传画贴满了墙。她被父母反复警告，远离水域。

衡山县水域总面积达48.6平方公里，对孩子们来说，水里蕴藏着危险。但廖黎梦想游泳。

他们一个接一个往前跳，
水花翻滚

今年5月25日，新桥镇中心完小出现了一片新的水域，有人看管，有安全保障。那是一个15×5米大小，1米深的架空架泳池，搭设在两栋教师公寓楼之间的缝隙里。

这是体育老师唐欢自费买的。当天，他用自己的B站账号“衡山孩子”开始更新一系列视频。免费给孩子们开游泳课。他说，已经想了3年，终于下定了决心。

唐欢记录了这100多个四五六年级孩子上游泳课的全过程。

这位体育老师今年32岁，毕业于武汉体育学院，戴着一副黑框眼镜，常年的

户外活动让他比寻常人黑。教了一个月游泳后，他晒得更黑了。

孩子们分三批上课，唐欢一天要上4个小时，下班累得一句话也不想说。他教学生基本的蛙泳技术，把溺水求生知识贯穿其中。教学中他不求学生动作标准优美，管他呢，我又不是培养世界冠军，他最看重的是能游起来。

安装游泳池的时候，廖黎梦和朋友们跑去围观。唐欢骑着，拿着白色铁管，学生们在一旁搭手。这不是一个城市里典型的有白瓷砖和透明湛蓝水面的泳池。几百根白色铁制管拼成了它的骨架，几层蓝色PVC夹网布构成了它的池体，两根细水管一边进一边出，水位维持在1米高孩子们的肚脐处。

露天泳池，下雨就下不了水，唐欢最初只带孩子在教学楼楼梯口的小片空地练习动作。溺水是这堂游泳课避不开的主题。学生第一次下水，学的是在水中摔倒后站起来。他们先是手抓池沿学习半陆半水漂浮，然后向前模拟跳入水中摔倒，再站起来。他们穿着五颜六色的泳衣，双手合拢一个接一个往前跳，水花翻滚，像是把水煮开了。

6月9日，一个皮肤黝黑的小男孩第四次下水。他先是站在池边眯着眼睛，我忘记他模仿唐欢示范的蛙泳动作。然后戴上白边泳镜，扎入水中。并拢的手和张开腿，在水面留下三角形的涟漪。这一天他摘掉了背漂，水的力量突然变大了，他努力扩展手脚的动作幅度，奋力探出水面换气，嘴巴张成O型，因为太用力而显得有点滑稽。唐欢在岸边看着他，像给游泳运动员解说一样给视频配音：视频里这个小男孩，虽然动作奇丑无比，但是他今天总算会游了，所以他今天特别兴奋。这一天，小男孩完成了自己的第一个5米。

从浮在水面，到借助背漂游，再到摘掉背漂游5米、15米、30米。到7月8日结束，80%报名游泳课的学生都能在泳池里游个来回，30米。廖黎梦喜欢和同学比赛游，她在班里能排前三名，她说，现在和水成为了朋友。

几乎每节课，校长赵勇超都来做安全员。他形容，孩子们过去从来不敢碰水，现在他们发现自己能游起来了，好像在一个笼子里关了好久，突然把这个笼子打开，我能飞出去。这种冒险精神、探求新鲜事物的欲望激发出的能量，他说在文化课、常规体育课上都没有见到过。

生活在河网密集的南方，孩子们却对游泳感到陌生。第一节下水课，赵勇超和唐欢等了好久，学生迟迟不来。原来，没有一个女生敢第一个穿着泳衣从更衣室走出来。赵勇超说，四五年级的孩子对性别处在懂一点，又不懂的阶段，学生平时穿长裤多，觉得穿泳衣好丢人。

看到这种情况，6月1日，配合着防性侵教育活动，赵勇超请心理专家来做讲座。那堂课上，心理专家用卡通画给孩子们讲：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体，如何看待周围的人，哪些隐私部位是不能暴露的，哪些部位是像五官一样可以暴露的，哪些部位可以暴露、但不能触摸。赵勇超也在听，他感觉把这些话放在台面上讲了之后，孩子们的心理发生了微妙变化。到了游泳课后，他们逐渐对穿着泳衣走在人群中不以为意。赵勇超觉得：他们对人的身体、生命的认知，有了一个提升。

男生女生相处中的扭捏、不自然也被水冲走了。以前排队座位时把女生排成同条冲，学生就会捕风捉影，传各种流言蜚语。但现在，在游泳课上，一个男孩游过来，一个女孩从他身旁游过去，没人在意。

这是一件好事儿，但只能好，不能坏

唐欢开游泳课的念头始于3年前。那个夏天，他教过的两名学生先后溺亡，一个是为了救落水的同伴，一个是在水库游玩时失足。两个人都毕业3年了，初中刚读完，从小小时一米五几的个头，长到了一米八左右。唐欢曾带着他们参加全县小学篮球赛，至今记得一个孩子完成了令人惊叹的高难度投篮，流畅、精准，别的体育老师跑过来告诉唐欢，这个孩

子以后了不起。小镇不大，毕业后，唐欢和两个孩子也低头不见抬头见，他家距离两个孩子的家也不远。平时他教学严厉，学生大多怕他，但他们俩总是热情朝他打招呼。一个孩子溺水那天，消息很快在镇上传得沸沸扬扬，唐欢一晚上都没睡着。

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称，溺水已经成为我国儿童的第一大意外致死原因。暑假是少年儿童溺水的高发期。湖南衡阳市蓝天救援队队长唐小一到夏天最怕接到溺水救援电话，因为去了就是打捞尸体，去年有天接到了4个，溺亡的大多是10岁左右的孩子。今年7月26日，重庆璧山滴水岩水库，一个少年下水洗澡，不幸溺亡。7月25日，广西邕江南岸水域，一名16岁少年溺亡。

当年的悲剧发生后，唐欢仔细询问了家长，得知两个孩子没有一点游泳基础。他总是在想，两个身体素质这么好的孩子，其实教一两天就可以学会基本的游泳技能，不至于溺亡。从那时起，他有了开游泳课的念头。

唐欢大学时考了游泳教练证和救生员证，但在村小开游泳课，落地过程是艰难的。赵勇超还记得3年前，唐欢找他提出这个想法，他对唐欢说：这是一件好事儿，但只能好，不能坏，你要做好心理准备。很多亲友，甚至学校的同事劝他们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又要花钱又要担责任，万一一课上出了溺水事故，落地过程是艰难的。唐欢心里也害怕，这么多孩子，有一个出了事，我这辈子就完了。他在学校对面对不远的群英街长大，去县城读高中、去武汉读大学后又回到小学母校任教。他知道乡亲淳朴，但钻起牛角尖来也是不讲理，虽然家长签了免责同意书，但万一出了事，他还得背锅。

年初，衡山下了一场暴雪，唐欢经过一处工地时差点被落下的板子砸到。他感觉死亡擦肩而过，想了很多，觉得有些事一定要做。4月，他和赵校长在衡阳市教育局、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下发的文

件找到了依据。文件中说，各地各学校要充分发挥潜力，开展游泳教学训练，实现学生游泳教育的普及。赵勇超说，我们就属于自己创造条件。唐欢想了最坏的结果，大不了我的工作不要了。

5月，游泳课进入筹备阶段。唐欢自掏腰包购买了游泳池和游泳装备，花了1万多元，学校出水费和安保费用。他们不断召集四五年级班主任开会，召集报名的学生开会。最后印发240张家长知情同意书，收回150多份同意。

唐欢和赵勇超希望，这片75平方米的水域是绝对安全的。泳池被设置在两栋教师宿舍楼间的空隙，是因为有多双眼睛看着，能及时发现问题。几吨水像是悬在他们头顶，为了防止学生私自闯入游泳池发生事故，他们用了两米高的蓝色施工围挡挡住出入口，安装了门锁、监控设备和报警器。一个月里，报警器响过3次，都是虚惊一场。有一次半夜，唐欢跑到学校来看，发现是野猫野狗经过。

上游泳课，很多没报名的孩子也来到泳池旁围观，好奇地踮着脚摸摸水面。当地外出务工人员多，学校里一半以上的孩子是由祖辈抚养，很多留守儿童没有报名。唐欢说，老一辈的观念觉得，淹死的都是会水的，不想让孩子上学。最后一节课，这位老师把没报名的孩子也叫到池边，给他们演示，在不会游泳的情况下，如果溺水如何自救。他教他们放松肩膀、腿部，露出口鼻浮在水面上。但他知道，99%没学过游泳的人溺水时根本做不到这些。

放暑假了，唐欢担心学生去陌生水域游泳。赵勇超暑期会进行防溺水宣传大走访，有学生的爷爷奶奶跟他说，很苦恼，你说每天把他关着吗？既不准他看电视，又不准玩水，在家里玩得憋屈。赵勇超深知，解决问题的真正方法是让农村孩子在假期有事可做。乡镇娱乐设施很少，也没什么辅导班、兴趣班。赵勇超反复想，能不能以村为单位，推出一个暑期学生俱乐部，或者搞一个图书室，把孩子送到那里，能一起学玩玩耍，这样不

光能丰富他们的暑假，还能避开很多危险因素。但他又明白，这和开游泳课一样，又要花很多钱，又要担责任，没有村子愿意搞。所以这个只是我的理想。

希望资源和观念都能跟上

赵勇超当了十几年乡村小学校长，觉得乡村小学做事有两难，一是资金资源不够，二是家长观念跟不上。

新桥镇中心完小占地1.3万多平方米，没有运动场，教学楼前的一片草地、一片水泥地就是操场了。学生上体育课的设施只有篮球场、单杠、双杠、跳绳。篮球场年久失修，凹凸不平，都烂掉了。学校师资紧张，3名体育专业毕业的老师，只有唐欢一人在全职教体育，另外两人都兼教语文、数学。学校每年能在每个学生的体育教育上投入的资金是50元。赵勇超说，在乡村小学当老师比在城市更辛苦些，要自己找资源、创造条件。唐欢大学学的是散打，他一直想开跆拳道课，但也一直没条件。

他说自己来到这里是阴差阳错。读本科时，他原本想考研，以后开健身工作室。但大四那年，父母双双查出癌症，没有人照顾，他只能回家。他没再找别的工作，毕业时直接考到这所小学。在他童年的朋友中，上了大学后回到乡镇扎根的，他是唯一一个。

刚毕业那几年，他羡慕同学，深造后在大学做老师，觉得乡村教师的生活一眼看到头。但慢慢地，经历父亲去世，他悟出很多道理。比如，做一个简单快乐的人，把时间花在自己觉得幸福的事情上，不是一种浪费。

他给自己的抖音账号取名“乡野欢子”，享受家乡的生活。在南岳衡山脚下，冬天，他游冬泳，挖冬笋；春天，他融化蜂蜡，抹在诱蜂桶上，放在大山遮阳避雨处，吸引蜜蜂筑巢；夏天他去割蜜，有时一个桶里能割10斤野生蜂蜜。他是这里的植物学家和动物学家，能辨别山里蛇的毒性，认出很多野花。业余时间，他帮居民抓马蜂，顺便收集蜂蜡。对唐欢来说，家乡可以用品尝，刚刚下来的蜂巢蜜、蜂蜡、山泉水，都能随时放进嘴里。他总在新华水库钓鱼，在池塘里抓黄鳝。过去的大学同学、老师现在都羡慕起他的乡村生活。

唐欢有3个女儿，他希望女儿从小就接触水、亲近水。对他来说，游泳的意义是放松身心，也是和大自然合二为一。今年儿童节，他带3个女儿到学校的游泳池教她们游泳。二女儿有点怕水，他背着她游在水中，觉得没有比这更好的儿童节礼物了。

唐欢童年最美好的回忆，就是爸妈带着他和弟弟在小河边的沙滩上玩水，小河清澈见底，沙滩有一米多厚，水里鱼虾成群。现在，小河在污染下已经有了异味。我们这些农村孩子，爸妈大部分也都跑到外面打工去了，没有什么地方能提供一个安全的游泳环境。

在唐欢拍摄的短视频里，学生们穿着黄色、粉色、蓝色的泳衣，动作越来越流畅。在水中勾脚、蹬腿，像河里光滑的小鱼。水中高照的时候，两栋宿舍楼影子下有阴凉，但廖黎梦和同学却喜欢游在阳光晒着的地方，水温温的，很舒服。上了游泳课后，游泳代替篮球成了廖黎梦最喜欢的运动。现在她会关注电视屏幕里的游泳运动员，观察他们的游泳姿势。

眼下，支架泳池已被拆成100多根白色铁管，放进了库房。课程结束时，全班同学都跑去帮忙抬架子。镇上没有游泳馆，县城的游泳馆距离50多公里，廖黎梦要等到明年5月再度开课，才能下水了。

唐欢也不知道游泳课能不能一直办下去。他没接受网友所有针对游泳课的捐助，觉得一旦接受别人的钱，这件事就不自由了。暑假，新桥镇中心完小正在扩建，一个标准化的运动场正在计划中，篮球场也在翻新。

每节课前，唐欢都会留几分钟给学生打水仗，那是廖黎梦最怀念的游泳课时刻。看着学生在泳池里尖叫着追逐、奔跑，踢着水花打滚，她有几分带着遗憾的欣慰。

至少在此时此刻，他们能快乐安全地玩耍。

希望成人世界的那点儿心思，没塞进孩子的足球

据了解，清远队主要由恒大足校07

年龄段青训梯队组成，其U14队伍刚刚获得本届省运会男子乙B组的冠军。广州队实力其实也很强，队中的两名核心球员唐天翼和杨展影都来自中超广州城07梯队，曾入选过U16国少队。在本届赛事中，两人分别攻入11球和8球，位列射手榜前两位。但因为这场有争议的比賽，他们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舆论冲击。在赛后采访中，这对当地的国少双子星表达了日后能披上国字号战袍、为国争光的美好愿望，却受到球迷的讥讽：这样的理想还想进国家队啊？先把假球那套学会了。

事件发酵后，中国足球已启动调查程序，组成由竞赛部、纪检部等部门参加的调查组，于8月8日赴广州进行调查。中国足球协会，对于各种赌球、假球、操纵比赛等严重违背体育道德、败坏行业风气的行为向来高度重视并密切关注，如调查发现确凿证据证明相关单位和人员涉嫌操纵比赛、违背公平竞赛原则，将会予以严肃处理。

同时，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组委会也已启动调查机制，表示如查实相关单位

和人员涉嫌操纵比赛、违背公平竞赛原则的，将严格按本届省运会的相关规定对涉事队伍及代表团进行严肃处理，绝不姑息。

事实上，这两支队伍争夺的，堪称该年龄段广东省内的最高荣誉。很难想象为什么这群清远小将甘愿亚军，让后防线上的4名后卫目送着对方球员把皮球送入球网却无一人奋力回追。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，是清远队队长一次次愤怒地把球踢出场外，是裁判吹响终场哨音时这个少年落寞低头的背影。在这群孩子身上，我没看到国足比赛透支体力后的喘气、叉腰、双手撑膝盖，看到的却是愤怒、无奈，好像脚下的足球无比沉重。

有人质疑，这份重量也许来自利益。有网友指称，广州队里面很多球员没有证，所以他们就安排广州拿冠军，有证给那些球员，对此尚未有报道证实。这里的证指的是运动员等级证书。根据中国足球协会制订的最新版足球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（2019版），类似广东省运动会这种省（区、市）体育局主办的综合性运动会、锦标赛中，乙组（U13-U15）第一名可以授予参赛的5名运动员一级运

动员称号，第二名授予参赛的3名运动员，第三至四名授予参赛的1名运动员。对未来无意在职业赛场发展的小球员来说，一级运动员的称号可以助其顺利通过高水平运动员、体育单招等渠道，进入一流高等学府。

有人质疑，这份重量也可能来自政绩。前中国男足队员、退役后从事青训工作的徐亮发布视频直言，这个圈子身边的很多假球，大部分是和利益有关系，但是孩子们打假球基本上和钱是没有关系的，更多的是（因为）政绩。

根据广州市体育局公布的本年度重点项目预算，该局今年将投入507.78万元市级体彩公益金补助广州市青少年足球培训及竞赛经费，其绩效目标为“省比赛成绩绝对领先，全国赛在全国前列”。但在此前结束的省运会U14组比赛中，广州队仅仅收获第四名。

另一方面，作为集体项目，足球比赛的冠军将为获得它的城市代表队在省运会上增加3枚金牌。这关乎城市在金牌榜的排名，重要性显而易见。在调查结果没有出来之前，所有这些质疑可能只是猜测。球迷们的愤怒完全可

以理解，因为假球伤害的不仅仅是球迷，更是中国足球。

法学专家曾对国内以往假球案的判例进行过分析，这些案件中往往对涉事人员重反腐、轻打假。他们认为，组织假球的行为损害了体育竞赛这个产品本身，侵犯赛事组织者财产利益，建议吸取域外的司法经验，将组织假球的行为纳入诈骗罪的范围，以实现保护财产利益与保护体育诚信的契合。

无论调查结果如何，我只希望，任何人不要为难这些参赛的小球员。他们已经在球场上被伤害，不应该再为成年人的比权量力买单。

一名网友就在相关报道的评论区写下，成年之前的必修课，讽刺意味令人悲哀。

球迷们常吐槽，中国14亿人口，难道挑不出11个踢球的，现实情况是，作为生存土壤、为中国足球培养后备力量的青训建设还不完善。利益相关者一次次默契的交易，会不会让一些曾经为了足球风雨无阻、不畏寒暑的孩子信仰崩塌，丢掉羞耻心、荣誉感，丢掉体育精神，乃至就此放弃、告别足球，让本不该富裕的足球人口更加贫瘠。

我当然希望，所有的质疑和猜测都不是真的，但如果查证假球属实，希望组织者能向小球员们道歉，告诉他们足球不该在个人人情世故、不正当利益交换。为了中国足球不再负重前行，先给孩子们们的足球减重吧。

□ 刘言